

全力以赴 攻坚克难 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

我的抗疫日记

在马斯洛金字塔底层，发现好邻居

睡到自然醒，伴着窗外的鸟语，刷微信。

看见知联会理事群在数落“团长”，说“团长”是混乱状态营造出的怪象”，把“团长”跟发国难财的无良商人相提并论，我有点不高兴，随手转发前些天写的体验“团长”小文。群友们读罢，转变了看法。

因疫情被封控在家，对于我这本就来就宅的人，不是什么问题。更何况，我家有两个未雨绸缪的囤货积极分子。当囤不了的牛奶、面包、鸡蛋快告罄时，我被楼组长拉进了小区团购群。群里正热闹非凡地组团，“团长”们摩拳擦掌，准备帮大家去抢购各种刚需物资。

一群友忽然提议，大家报报工作资源，他家人是HR，“疫情后谁要跳个槽……”马上有人打断他：“先解决温饱！”我接口：“要是到那时候还没饿昏的话……”他也乐了：“一起活下去！”这位第二天又自曝是学中医的，提醒大家没病别吃连花清瘟，小毛小病可咨询他。

我在朋友圈分享那篇小文，收获大把赞和好评：“致敬每一位‘团长’”；也有“哀其不幸”的，“白骨精”，聪明才智都浪费在起早贪黑抢菜、省吃俭用上了，唉！”我不由得一惊：食物与呼吸、水、睡眠等都属于人生存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这是跌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金字塔底层？

自嘲“来自十八线小县城”的某友，喜欢上海，同时抱怨上海人冷漠。请她举例，不出我所料，她说：“同事下了班各自回家，邻里之间不爱串门。”我笑笑，心说，这不正是我等上海土著最喜欢的社交距离么？没事的时候，我们习惯于各忙各的，互不打扰，尊重隐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要紧；一旦有事，多数上海人会尽力相帮。这哪里是冷漠？分明是有分寸的古道热肠，好吗！

隔着手机屏，邻居们在群里越来越热络，线下见面大多陌生依旧。这样的关系奇妙吧？现在流行喊“老师”，吃不准对方是女士还是先生、芳龄几许，一律喊“老师”。儿子偷偷在我的群昵称后添了“（不是老师）”，然后眼看我被喊“老师”并@后跳出“（不是老师）”，哈哈哈哈哈。

匮乏时期的“团长”真难当！不可能货比三家，却要为了团友谋实惠，同时警惕假冒伪劣。选定宝贝，发起接龙组团，团成了还须抢到手。好不容易下了单，又开始担心运力，天天盯着订单状态，望眼欲穿之后可能是退款，然后一笔一笔还给团友。大单的“团长”忙不过来，便招募志愿者帮忙收款，我成了所在楼的收款副“团长”。

我们小区袖珍，大单经常难以成团，除非团友们多多认购。最近一个面包团，我家就认购了三份——三个品种各三箱，得用麻袋扛回来。从来不曾一次买过这么多的面包，按保质期堆放好，拍照，发朋友圈留念。缺粮的朋友们纷纷表达羡慕；有的还教我速冻，要吃了拿出来自然解冻、烤一下，风味基本不变；有的却一针见血地深表同情，“都是平时不碰的面包，唉！”（指含人造奶油、防腐剂之类的面包）。

面包、鸡蛋这种大单，大家商量着多买两份送保安，费用分摊。那天领鸡蛋时，有一对老人走过来问怎么买，这提醒大家关心不擅网购的老年邻居。深夜，儿子在群里留言，每幢楼统计一下需要关心的老人有多少人送去，下次团购带上他们。第二天，一群友给邻居老人送去面包，发现已有小朋友献了爱心。

小区成为防范区的第一天，春光明媚。我下楼去拿陌生邻居赠送的生菜，路遇也拎着新鲜蔬菜的陌生邻居，笑一笑，擦肩而过。

又想起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金字塔：为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发现了好邻居。这个过程，尤其是挺身而出当“团长”、主动去关心弱者的时候，生理需求之上的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严需求以及自我实现，不也在一步步实现么？

潘真

几百斤透析液是如何爬上5楼的

凡人战疫

4月14日，徐汇区田林街道田林三四村已经封控管理了两周。晚上8时，居家办公的白领志愿者盛珑杰突然在小区500人大群里看到一条求助消息：“我姓何，有糖尿病、高血压，还是残疾人，家中只有85岁老母亲并患有乳腺癌，现我有很大的困难，我星期日有25箱透析液要搬五楼，我现在很着急，透析液对我来说很重要，一天不做就会面临生命危险，我只好求助群里好心人和志愿者能不能帮我搬上5楼。”

盛珑杰立即给求助者发去好友申请，也把截图发在了志愿者群里，很快志愿者群就有了反馈，正好有一位志愿者就是该楼栋的，可以上门询问具体情况。

600斤，按照25箱来计算的话，单箱重达24斤，需要搬上5楼，可以说是个重物活了。更何况物流公司在门口卸货，再从小区门口运送到楼下，中间还有200米左右的路程。“多一个人多一份力”“我也来，多少能搬两箱”“或者我们多来几个？一人一层，接力上去？”志愿者们纷纷响应起来。

盛珑杰笑着告诉记者，当他看到“总共600斤，单箱24斤”时，他第一件事是摆弄起室友的哑铃，想看看24斤到底多重。此时，求助者何阿姨也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反馈了一些具体的信息：“原来每箱中有2袋5升的透析液，如果单箱太重了，可以拆箱后运输；而且最低限度是每



志愿者正在帮何阿姨搬透析液

天需要2袋，并不需要一次性送上5楼；数量一共是23箱，25箱是手写时的笔误。”盛珑杰整理了一下新的信息，反馈到志愿者群里，并打算第二天上岗时间去居委会反馈情况，让居委、志愿者们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整合力量，协调工作。

和往常不同的是，午饭后本该是众人轮班换岗、小憩一会儿的时刻，可是4月17日那天却没有一个志愿者回去休息，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赶来参与这次“600斤上5楼”的行动，当班志愿者们延长在岗时

间，休息中的志愿者吃过午饭就早早赶来报到。居委门口停靠着4辆“小电驴”，是几位热心居民提供的运力。

下午2时，求助者何阿姨打来电话，透析液到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消息：“楼栋里有几个小伙子听说了，也来帮忙搬，你们志愿者别太辛苦了，上楼的任务交给他们吧。听说下午还有街道的物资发放，你们保留点体力，多休息一会儿。”

“人手多是好事情，口罩戴好，注意消杀，咱们一起，一次性全给搬上去了！”“还有，跟商家协商好了，疫情期间改用小箱包装的，一箱一袋。之前是23大箱，一个月的量，现在是在23个小箱子，半个月的时间，这样运输上会方便很多。”当志愿者们风风火火地赶到门口接货时，发现换成了小箱，半个月透析液的重量远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难搬运，“早知道才这么一点，我们两个志愿者就可以帮她搬上去了，都不用做什么搬运方案了。”

5月1日，又一批透析液到了，盛珑杰告诉记者，小区拥有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小电驴”已经换成“大三轮”。

本报通讯员 姚丽敏 记者 袁玮

防范区有了烟火气

随着上海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心城区恢复了一些往常的烟火气。根据“有限人员、有限区域、有限活动”管控要求，防范区市民有序走出家门，走上街头，踏出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图为带着孩子出行的市民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流浪14年的72岁老伯终与亲人团圆 一出“寻亲记”一把“保护伞”

近期，黄浦公安联合区内多个部门，加大了对流浪人员在疫情期间的救助工作，组织力量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巡查，主动提供帮助，为这一生活无着的困难群体撑起“保护伞”。

5月3日下午3时许，新天地治安派出所两位巡逻民警在济南路靠近自忠路发现一名露宿在外的老伯，便主动上前询问情况。这位老伯看上去已近古稀之年，可是面对民警的关心，他却并不愿意有过多回应，始终不愿透露自己的个人情况。细心的民警发现，老人连手机和身份证等证明个人身份的物件都没有，仅仅靠着模糊且零碎的口述信息，让救助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然而，民警并未就此放弃，立即将这情况向指挥中心进行汇报，扩大寻找的范围和途径。经过一番努力，警方在失踪人口信息中确认了老伯的准确身份。原来，这位老伯姓金，今年已经72岁，家住浦东康桥地区。

在进一步的沟通中，金老伯也向民警吐露了事情的原委，2008年，他的家庭突遭变故，因为经济上的一些纠葛，他选择了离家出走，然而这一走就是14个年头。这些年来，金老伯虽然很想念自己原先的那个家，可是内心却又觉得十分亏欠，始终没有与亲人取得联系，平日里靠着拾荒为生，困了就露宿公园……

与此同时，黄浦公安分局指挥中心与

金老伯的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也取得了联系，浦东公安分局横河派出所接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找到金老伯的家人。金老伯的女儿得知失踪14年的父亲终于被民警找到，心情激动万分，表示无论如何都希望父亲能回到家中，安度晚年。

新天地治安派出所民警收到反馈后，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金老伯，民警在安慰老人的同时也对他进行了开导。当民警询问金老伯是否想回家时，老人眼眶湿润了，在外漂泊这么多年，白发苍苍的金老伯，实在没有想到，在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够再见自己的家人。

根据防疫要求，金老伯进行了相关检测，在确认老伯的身体状况后，浦东公安分局横河派出所民警携老人家属来到新天地治安派出所。金老伯在民警的引导下，缓缓来到家人的面前，这一刻老伯难掩激动之情，喜极而泣。在民警的努力下，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重逢团圆。

本报通讯员 杨晓俊 记者 江跃中